

梦回远古时代

“我们从哪里来”

找到新答案

“ 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？他们如何生产生活？科学工作者就是从东鳞西爪的遗存中，依靠特有的独门绝技解读先人的信息，破译远古人类的信息密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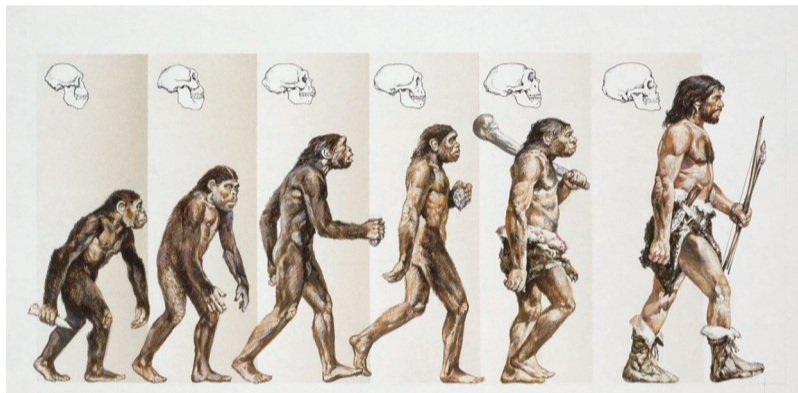
有小朋友在召唤我？



“龙人”是谁？

数年前，一个近乎完整的古人类头骨面世，据说该化石在90多年前出土于黑龙江哈尔滨附近，被命名为“龙人”（Homo longi）。

通过对该化石上的次生碳酸盐晶体的轴系测年，得知该个体的生存时代不晚于距今14.6万年。



嘿，小龙宝儿！他们召唤的是我！

神秘的“丹人”

从“龙人”头骨中提取到古蛋白信息，又从牙结石里提取到微量古DNA，从而得到迄今最高质量的古人类蛋白组数据，以及该个体的线粒体DNA。这其中的技术难度，可以想象为从石头中提取有机物残存。最终发现，“龙人”属于早前被发现的、曾生活在欧亚的一支古人群——丹尼索瓦人（简称“丹人”）。

“丹人”本身就很神秘。2010年，通过对出自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的一小块指骨的遗传分析，这个新“人种”才被世人所知。其后，该人群的更多化石材料陆续被发现，但都是残破的骨骼和牙齿，阻碍了对该人群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的认知。

正是通过对面部特征完整的“龙人”身份的辨识，“丹人”终于露出了真容！

假如回去了，怎么解决吃饭问题？

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主要是石器，食物残存主要是动物的碎骨。一项新的发现，使人们脑洞大开。

在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，35件保存完好、约30万年前的木器，伴生出大量石器、骨角器、动物化石和植物种子，成为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。

2025年7月4日，《科学》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》的论文，首次全面揭秘远古“盘中餐”的秘密——

这些木器主要用松木制作，宏观和显微观察发现：一些标本存在因砍枝削尖而留下的削刮痕，尖端发生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

痕和断裂破损。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，是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。

一些木器尖端保留土壤残留物，包含植物淀粉粒，证明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地下植物食材。研究团队还用实验模拟，成功复原了用石器加工木器并用来挖掘植物根茎的过程，对这批木器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辅证。

当时的人们不仅拥有石器，还用竹、木和骨、角、蚌等材料制作工具，种类非常丰富。

此外，用于挖掘的木器和大量植物种子、动物骨骼的发现，展现远古“盘中餐”里广谱食材的种类，全面揭秘古人类的经济状态。

现代人视为健康秘诀的“荤素搭配”营养结构，其实早已深藏远古先人的生存智慧里。

假如回去了，怎么解决过冬问题？

旧石器时代人类是否穿衣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但衣物会降解消失，很难找到直接证据。

在银川附近的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，出土了46件容易被忽略的小型打制骨器。这批骨器距今1万多年，以普氏原羚的股骨为主要原料。

研究者提取标本的表面痕迹信息，包括磨圆、抛光、微划痕分布与方向性等，结果显示这批骨器的磨损特征与用于加工兽皮的实验样本高度一致，表明它们是处理兽皮的工具。

兽皮处理，是过冬准备活动的核心环节，对于制作御寒衣物、营建居住设施覆盖物或储藏食物有重要意义。

结合此前该遗址出土的骨针、骨锥、梭形器等工具，生活在该地点的古人群能制衣御寒、织网捕鸟，证据确凿。

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生活在旧-新石器时代之交的“水洞沟人”生存繁衍的鲜活场景。他们以专门化的工具组合、多样化的资源储备、精心策划的行为方略，

来适应环境、延续种群。文明的种子，已在这里埋藏和孕育。

（来源：新华社）

谁是我们的真正祖先？

这就需要知晓一个背景知识：直立行走的人类已有约700万年的历史，在华夏大地也生存繁衍了200多万年。我们的远古祖先，被研究者冠以“元谋人”“蓝田人”“郧县人”“北京人”“马坝人”“山顶洞人”等称谓。近些年，随着新化石的发现和研究，东方古人群中又增加了“尼安德特人”“丹尼索瓦人”“华龙洞人”“龙人”等成员。

他们具有怎样的血缘与演化关系？“龙人”的横空出世，就像在这块复杂拼图上又添上了缺失的一笔。未来，随着科学家努力解析他们的身份密码，很多谜团可望真相大白。

